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賢文粹卷第四十一

論著

雜著一

默書 并序

河東先生

昔先生將歿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雖有句
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詞莫貫其義景乃輯而聯之名
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
數年之慮默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
遠矣哉凡六百二十三言

夫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至靜至樂至動至憂至
常忘機至樂忘憂求有于無無不有不求無於有有其無也無
為無所為万物熙熙有道有治道万物擾擾儒之為教防乱也
為功惟深所立固也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
晝夜之道動靜者也易言其天也知大者王知小者亡南夏多

二四一

一

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良醫
之家其無亡也善葬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弊事久即廢善久
必揚惡久必亡讓天之守守失之侵侵失之陷陷失之乱乱失
之除除失之絕小惡不戢大惡必生小善不獎大善不成小道
不用大道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
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愛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
為大有不足而与之足成吾所欲忿賜半恩悅仇緩冤求大与
小卒終無笑求小与大望仇而拜家無母半無戶國無臣半無
人陰言其惡陽言其善巨道也公与之罰私与之賞君道也欺
生所信密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衆美詢焉衆惡察焉上
疑下欺君臣乃雖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善惡物性急
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半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適
時万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
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睦智惟言多行怯死無



勝法學無成兵敗如犀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道
死為霸之事馳亂跡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患在淺拯
弊多功拯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及也責失其心救得
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宰膳者也終所
私也甘奪其味貪者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
有四焉秀豪蕪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
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蘊異有思知所違也

續師說 井序

河東先生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友
不及巫豎樂師百工之人嗟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
未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辨而作續師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
人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
而果溺其惡矣况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桀然豈能自

文四一

二

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
三千其博也六万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
不流于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
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肯昔為蔽
匿乎聖賢其何純焉蓋師之益于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
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弃其師人不可定其
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而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
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
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于古惡乃
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方一其有善者賴
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為心與古
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祿烏得其與古
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仁義禮樂欬大之
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

焉今之以祿學爲心也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太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古之志爲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爲學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工商之心爲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世善附于人俟取其祿位而來餘恒無爲已所知也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足貴也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愚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兼彼聖賢之經傳廣而在于道也不其易乎力而速其神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于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趨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也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已者也

應責

同前

文四二

三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然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于富貴私豐於已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与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化于人胡從于吾矣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字之言可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辨遊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

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騏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幸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爲我罪人乎

海說

同前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混波而注能納是水者謂乎處

文四十一

甲

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水是歸包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徃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皆不究其本亂其詞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是罪射落之日也落之爲石其大千里炎熾其質故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者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水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海自古已來積衆流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水矣物之情向人之情豈遠哉尾閭苟不水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于今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予是知尾閭之說虛誕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

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其說亦以訕矣予以爲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血人身之有血常會於腦會而復散歸于四肢之中苟會于腦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爲物之靈也爲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于海復入于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万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湧而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則浪溢天地墊溺生聚變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爲山融爲川結爲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其改易融爲川者則流而不止浩浩奔涌豈融爲川者即往而忘反結爲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曰大其形徧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万物乎是水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民何其處焉見知結爲山者古今定矣融爲川者古今亦定矣又或言海有大魚曰鱣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鱣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暮有期此之說鱣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其穴與海相伴也未知海之河地乃能容是穴也又爲虛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之氣皆自下而外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旦之有潮以其陽氣鼓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逼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鼓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得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聞于人也然說于此者未必彼非而我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爲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言故著其辭以廣于我之徒也

凡物有納者必有所出吾見其納也未見其出也然則弥天地
亘万世滔滔百川靡晝夜而東注雖海之鉅者庸能不滿溢乎
伯陽謂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以未盡得海之旨故爲海說
夫海之于百谷固爲王矣固善下矣然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
施也猶聖人之道日用而不知故朝夕被海之澤者曰海之功
也可何以明之海涵虛東萊密迤陽谷每日浴于淵見氣騰乎夫
由是永而潤者謂之露壑而需者謂之雨霰而結者謂之霜飄
而散者謂之雪雨露之生成雪霜之收藏是万物朝夕被海之
之澤也明矣譬設幾于釜蓋之以盎缶則釜未沸而盎缶已濡
矣物之小者猶尔况巨浸乎故曰不獨有所納抑亦有所施也
或謂方載万里海在一隅豈海之澤能備于天下邪噫海既爲
王矣則以五湖爲五侯以九川爲九伯以四瀆爲四岳至于池
注汜波澤浦藪皆附庸也故五侯得以專其意九伯得以供其
職各以其所屬土地分野而爲雨露以生成之爲霜雪以收藏

之斯亦上尊王室而旁布民利也誠所納而必有所施者耳故
古之王者厚往薄來以恩信御天下不敢侮于鰥寡况諸侯乎
故禹會塗山玉帛万国未聞禹之盈而覆滿而溢也蓋所納鮮
而所施廣矣商受積粟渭橋聚錢鹿臺知所納而不知所施故
盈而覆滿而溢亦宜矣是知海不特以柔遠而爲尊亦以惠物
而能亦是以屯其膏者易象有悔竭其澤者詩人收譏自秦郡
天下恩枯惠乾食民若蠶吞國若鯨六雉之醜饑而不犯兆民
之首懸而不解漢用晁錯削奪諸侯親親之恩絕于上墮墮之
賦疲于下厚斂自足多藏取亡吁可惜哉以至天道用違人心
以離春露之不滋夏雨之不時秋霜之不令冬雪之不正怨氣
積而爲驕陽謗言振而爲迅雷饑饉散而爲飛蝗戰骨化而爲
暴電凶荒盜饑良由是矣嗚呼國君者大海也諸侯者江湖川
澤也兆民者百穀草木也國君善下則諸侯歸之國君利下則
兆民戴之苟有所納而無所出知其積而不知其施則諸侯叛兆

民亂矣又焉能長久乎如是則為天下者無于人鑒當于海鑒

并誥

雷夏先生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誥并民作并誥并誥王若曰惟天壽萬物罔厥私惟君克肖上帝宅兆罔厥暴天大惟其辰句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沴不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後世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祇惕危厲若濟巨川海而弗庸舟惟其溺我先王啓土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賢克修于兵乃儉乃勤西巡西仁德外于天天降祐我有宋俾万方奔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敢弗率非天私于有宋惟大輔我先王之明德我先王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圓丘嚴配我相庶邦家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供職我王奉天行誅罔并之罪大動未集用殄厥世天之曆數在予一人奉承先

文四上

七

王之令德以荷天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集我王之遺烈在并王元茲猶弗俊罪惡日餘毒流于下民罔攸蘇國艱厥食督民先歲租至于牛馬羊豕犬雞莫得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天鑒并民俾予弔予島敢拂天以速台罪伏順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有厥辜俾即生獻俘太廟光我祖祚群后咸覲以赫台德嗚呼并王元返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咎汝汝實自喪于厥身殄厥并民悉聽朕言闢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乃流蕩離折若并元時台其子育汝汝率我化從我教我其賞復我政違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台手勳從訓言無或怠王既剋并思偃武休兵且將東巡狩于岱宗作告成

好惡解一

河南先生

甚矣世人毀譽之極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很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寡也譽之則曰慎而

遂善毀之則曰險而伺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為是說者皆好惡之為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与辭烏足以盡其中耶吾將一之以悉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於譽不猶愈失於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戾之者賤之貴者為君子賤者為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言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為哉

好惡解二

或曰子之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為譏者茲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晦者好默察者好辨反是則其所惡是皆性之偏固者也若因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不亦廣哉予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覩其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文色辭而言蓋淺之為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是以一之於怒而已則性之偏固者不猶賢哉

文四二

八

果其可好惡乎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云好是正直傳云惡佞雖聖人不無好惡也庸何疑哉

好惡解三

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以異耶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於人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於已何從而發於人耶予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為愛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人慤士也予質焉荅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二

論著

雜著二

雜說三篇 并序

六一居士

夏六月暑雨既止歐陽子坐於樹間仰視天與日月星辰行度見星有隕者夜既久露下聞草間蚯蚓之聲益急其感乎耳目者動乎其中作雜說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一月而一周天又疾于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哉夫四者取以相湏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強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乎然則君子之於學也其可一口而

文四十二

息乎

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歌若嘯何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抑歎其生之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者耶何其聒然而不止也吾於是乎有感

星墮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清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欲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惑者方曰足乎利欲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三子無改問

六一居士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八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考至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三年而改者不欲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與人立之節孝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躅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一矣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父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能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謹相欲成父志身終以執春秋譏之可曰

文四十一

一

孝事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尔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爲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天子之古乎哉

養說

徂徠先生

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噫養薄所以責其厚養厚所以責其薄君子之設教也有心哉夫德厚而養從之則養居後焉養厚而德從之則養在先焉養之後與先皆要之于德而已矣易之頤曰正言觀頤自來口實彖曰正言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來口實觀其自養也夫養以要夫德所養正也德而後養自養吉也古之人厚不以薄而居其厚故養薄焉今之人薄不以厚則不能躬其薄故養厚焉蓋養之意深矣

雜說

東坡先生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則

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歲而不腐
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
鉅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
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
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取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
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
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
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
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
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
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
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宗師而問焉有曰轅子由者吾弟也其
亦以是語之

日喻

同前

文四二

三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
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
得其形他日揣簞以爲日也日之與鍾簞亦遠矣而眇者不知
其異以其未常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
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
燭也自槃而之鍾自燭而之簞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
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
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
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
其道莫之求而身致斯以爲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
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
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
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
其言識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孝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律律有志於學者方求孝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

同前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脛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罕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楫楫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噍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噍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

同前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邪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埒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

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与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徒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則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盖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置石供

同前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與用子既足矣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与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通而不可率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掉此而詈人人莫不恐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与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盤云

文四二

五

續養生論

同前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子參二人之幸而為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臟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鈇永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實出納之肺為金為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永凡水之謂永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濕者皆永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永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

政聲色外誘邪淫內鼓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壤是永龍
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擊隨之怒則
歐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拊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
外是金虎之出於火者也永龍之出於水金虎之出於火有能
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
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
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
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
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
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
離離擊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
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鼻液而不
鹹非腎出故也此永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
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
行一曰水得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
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
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
開而以膺達故膺者生之根也永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
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習也故壬癸之
英得火而日堅于四支決于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辯
也此金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
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義居陳氏戒

淇水先生

予之姑適陳氏旣者而爲其家之長一日馳書數千里謂清臣
曰陳氏以孝弟聞於鄉里其族而居者累世矣府嘗以其義言
之于朝而詔書表題其門復其徭役以爲勸我嘉陳氏之能亦
也而懼後世之子孫或不率不共以墜其緒業以爲長者辱汝
於陳氏親且故而孝弟之教亦君子之所樂聞也汝其爲我爲

之戒使陳氏知有所法焉清臣曰惟義可以存利義者乃陳氏
之利其何俟於戒矣閩爭離散之患皆起於不義今陳氏之爲
義也久矣義則和和則心親而力一心親而力一則其室可得
而居其則可得而有也然則義之爲利也不亦多乎庸人之見
則異於此彼以謂爲義則喪利是以嗜利如走下就義如登山
甚者至欲殫殘其骨肉之親而以左右手援貨而納諸其篋置
是必爲族人之所弃終趨于流亡困窮而已矣則何利之得哉
且義者非有所難能也幼事其長子弟事其父兄厚於東廉於
已如是而已亦今屬予爲戒予既不可以辭而且多陳氏之義
猶慮其後世有庸人者出惑於義利之損益而以敗其類予故
取義利之說以示之若族系之盛則鄉之儒李先先生馬君誌之
已詳

師說

廣陵先生

上古之書既已泯沒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常一本作禮之學求

文四二

諸傳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一本作禮

法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曰一本作心

雖世有取捨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二者兩立不可一

蹶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指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

各井而民自食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

給然後繩其游墮澄其淫一作衰勸其強梗其治略以定矣然

猶鄉遂有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鄉大夫士

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諭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示之知仁聖

義忠和使相充擴一本作孝友睦姻任恤使相修飾一本作禮樂

射御書數使相開一作曉故其左右之間前後之觀不仁義則

禮樂治其淫磨清漸一作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

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

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於師也道之衰微迄于餘周一作

目如檐石之於將墜其引綴未絕者猶一綫綏繼之暴素不扶

而辨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貯補維之故其俗無不方軌
聽民所為卒放壞不至治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
弟子徒自集賢求經術以對當得得失於古雖未為善而其
風俗遂號為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斬耶抑民古素而
効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重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
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等藝而一寔以沉溺更數十世惟唐
為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為而止此也夫
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已來例一作辦常任儒矣
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不儒用一本作用而然尔
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有一作本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
無根源而競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為儒之
任而又上之人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
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民而修習之至也如無為師則天
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心且何自而明又誠也夫天下之才

文四二

八

力一本作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粗窳故七十子身逢聖人而
親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為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由嗷賜不
受命而貨殖冉求為宰而賦粟倍又况後聖人數千歲其書殘
缺訓蠹又資材下於數子而欲聽其自為而不立學與師猶其
願獲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闊不可俟
也自周至唐縣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自名可以治國一本作者由
孟軻抵韓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一本作其教而竟不之用
者所以歷年三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
無如廣學而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為治而
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絕久矣今
之名門徒教師者本名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曰哉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皆取戾於孔
子者耳惡得為人師惡得為人師

迂說

西前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孝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之者又皆是也是何勇於為彼而患乎適此也止之者為受人邪豈樂人之為非禮義而懼人之為聖人也邪

乃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一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二

論著

雜著三

公是先生

雜著八篇

一篇以謂非獨百姓為有俗也至於百司執事亦有俗也為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不妄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今執事之俗何也曰今執事之俗以希世為賢以守道為拙以苟簡為治以姑息為安以佞諛為禮以雷同為美以希世為賢故巧競之路開也以守道為拙故淳樸之節消也以苟簡為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為安故事有所不脩也以佞諛為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為美故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銷膏若泉之穿石漸之積之將放於盡而止不盡則不止方其未盡也可不憂邪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為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矯其為希世者復

文粹

一

視其守道者而富之貴之以抑其不守道者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辱之以進其不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外其不姑息者視其佞諛者而糾之謫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雷同者而糾之謫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人盡其心吏專其職內之無糺政外之無則事亦不數歲而習以為俗天下何事之不治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在人而享富貴在賢今也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除曲直相混淆故知其無可奈何者為此言也夫習俗之人惟是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矣嗚呼若火之銷膏可不戒之哉

一篇以謂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善者數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於機巧急於財利薄於禮義輕於刑罰濫於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

罰輕則小人肆此固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
有欲機巧之反也莫如尚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欲
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欲刑罰之反也行斯三者則刑罰
重矣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可則也貴之使
可尚也富之使可悅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
者固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為利不若為義者之榮也
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為義不若為利之榮也惡有不恃
乎

一篇以謂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
與百姓異百姓以勤力效事為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為責其
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備責不肖者略所謂賢者
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於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
蒙士周則多矣今刑法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揜博淫盜爭鬪毆
擊者其備而卿士大夫其荒慢頹僻傷教損俗者於法無比則

置而不論必求其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然後舉刑焉彼為卿
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為夫市井小人之為者乎苟不為
市井小人之為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頹僻傷教損俗有甚
於市井小人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操下詳責上略乎是背於春
秋今宜相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之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
畏也亦不待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
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中乎

一篇以謂古之公族高可以美臣鉅下猶列大夫所以能期者
誠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
可使畏義若飽食佚居而無師保之嚴則放僻邪侈無不為三
今公族子弟雖有說書伴讀類不能開導其性假使天資茂異
猶不自知况其膏粱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弃人
今公族國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效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
食佚居其為弃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徼山野之

士無不聘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謔私以嫌不用公知大
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
可虞若時俗變或有彊臣跋扈而公室叔蕪無權無勇不足畏
憚前古如此可勝言哉夫言已然之勢於未然之時俗必笑之
及其果然恨不早圖何可及邪魏文帝明知秦所以亡者無親
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於盜賊國不二紀移於彊臣此可謂昭
昭之鑒也今為政之體用兵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
失規矩今公族甚多且選厲賢雋歲出數人令曉民事若其大
雅卓然便借以權柄此與任庶姓異族功相遠矣詩云揚之水
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又曰有拔之杜其蕪菁菁獨
行惇惇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之親親也其所以然者稟性受
體共源異以出於天性而不可解於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
可不念哉可不念哉

一篇以謂古太學教養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

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胄子多得賢材今公卿大夫
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京官其次仕州郡非復專學問
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榮力鉅易以謀通往往據要職重任
十有八九嫡庶不分賢不肖混着天下常苦官衆員少者此等
害之也可為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為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
自以有殊功異行詔止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上子弟悉
詣太學著籍受學為設五經博士隨所欲學從博士習之間歲
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與大義通五經四經為上三經次
之二經為下不及二經且勿舉經以十道為問不失為上失一
二次之失三四為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祿
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其子孫材高自以高官子
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其子孫材下自以
小官子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為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
仕者皆得其人經義益脩矣

一篇以謂古者求士先退讓敦樸者欲以厲世矯俗也士之應世求者亦偃蹇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效吏則諤然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者鮮患失之之歎今進士猥多自十歲以來歲歲增益州郡所舉會早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為賢是何賢之多也雖兔置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啟貪競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懷利干進至相類詆發揚其短長或携手揚袂挑撻傲盪無復處士之態習俗為常不覺不禁必復有西晉放曠狂譎之敗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者取其實行經學試之如太學胄子大郡三人其次二人其次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則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十人餘京或五人七人其佻薄無行皆擯斥勿收如此號為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唯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又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鴈圭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踏指不足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况其能鼓腹自鬻不足此其義無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為醜工以自獻為汙今朝廷使公卿大臣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

一篇以謂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下德不及今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於善郡或數月一政人知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之或因緣為善不可

考校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為朝廷宣布勢亦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或寬急異術或取捨殊路或懲勸相較昔年一變法數月一易政雖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朴隨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為限又頃令守宰募兵滿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戶口眾寡為殿最久矣今日且以募兵為事若不籍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復田畝而為兵守宰貪募賞格必無禦之者不出數年天下喪失戶口必甚復安得人而充之乎若滿率不賞則弃信也方欲用兵而先弃信不可為也若滿率而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誰與朝廷安集饑餓之人乎又宜假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惡道自為進退也皆非也當久耳

一篇以謂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機也今天下之事唯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當調眾况又未必得賢乎凡

吏民之書或興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依唐漢故事令百官雜議議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有所為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數月之間又輒收格此皆謀於不審議於苟且未行之時以謂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參軍抑豈無碩畫奇効可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偽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興出事端欲以恫喝主上規取資利此不可不察也盡禁其端則下情壅塞苟有至者而執賞之則姦偽滋長宜取所言下賢臣考校驗可用者則聽待詔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得詔者或必試用則救近臣問狀若策試時務審無虛偽然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必自不慢今者雷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別雖

被國恩猶以為耻其庸庸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借文字竄竊
名姓或密從左右刺取前人所上書二嘗奏御者認為已有所
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與利除害者類無遠
識以措克為智以斂怨為德以一切為便以米鹽為能有司樂
之輒為行下於國未有毫毛之益而民已有丘山之損豈可持
父哉凡若此類尤且與眾議也議必可行之議知不可奈何行
邪今朝廷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謂數事而已詠大臣則議之謚
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習唯而已非能有所
指發異同也而諸近臣輒移責自便不赴其期如此孰與本不
議耶名實存亡何益詩曰詢于芻蕘蕘蕘猶有可詢况諸大
夫乎又議事丞相下九卿九卿下
州州下郡郡下縣縣下鄉

雜說

靜吉老人

孔子不可致力類類可致力自致力以至於不可致力
上下尊卑分也是非曲直理也分所宜謹而理不可奪

世治人才見於功名及物也世亂人才見於學自脩也

孔子縱心類回克已孔子民杖曾參易簣難易勞逸若相去
千萬而同於所至者學之力也

孔子削跡於魯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厄於陳蔡非不幸也陽貨
以仁智責之而孔子曰諾是真不幸也

人之精神分散於眼耳鼻舌身意之間知用而不知以猶理財
者日出之而無所入也

海未嘗有并天百川之意百川自來赴海

人之為不善亦有心欲為而勢有所不得為者方其不得為而
不為疑若可與為善必勢可為而不為然後真可與為善也

慮之於未然為之於閑暇故事濟而無事事之勞

始也有我終乎無我不有我則為學不能力不至於無我者亦
未造夫學之妙

人之不能使我之從彼也猶我之不能使人之從我也

棟宇可以庇風雨而衣食可以充饑寒非其力得之受用之人
自當有愧矧高居廣廈鮮衣美食而曰吾所應得可乎
耕者不得食而食者不耕蠶者不得衣而衣者不蠶以為當然
其然乎其不然乎

狐媚鬼物猶能造作語言以惑人文章之無益於世者豈小人
所不能

孔子之教人寧為荆山之璞不為東郭之孳
世界高下不平虛空平等不動

理之公足以勝情之私

士蓋有知道之可樂者而簞瓢之憂足以勝其樂樂道而忘
簞瓢者惟顏子一人耳士非無簞食瓢飲也惟其憂多而不樂也

人各有所好觀其所好則其平生之所底止亦可驟見其凡大
者自然小者脩習要皆不可偽為者

文粹四十三

七

士常患居貧賤其中為憂衣食故不得盡力於學而世之所謂
學者出於貧賤之士常十九求之於富貴蓋未能百一千一萬
一也然則貧賤何負於士哉

府史胥徒得以法勝士大夫士大夫不得以理勝府史胥徒今
日之大病也

道之所在處賤猶貴陋巷亦貴也道之所去處貴猶賤瓊臺亦
賤也

治世之法簡亂世之法煩小人愈出於法之外則愈隨而防之
會不念教化之不脩而罪法令之未盡也

君子之過與小人之過相萬萬也而世俗均謂之過君子之過
顯而易見小人之過隱而難知君子之過可以言小人之過不
可以言君子耿介不媚於格故其過常若不可忍小人善柔與
物推移故其過必有能恕之者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握手戲笑堆阜填其會中意所不防風波起於平地車馬舟楫

之力所不能過也

三代以來純以行取人孟子所謂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者蓋其末流也然在孔子時已常憂其行之不能符其言者憂之也曰欲訥於言者憂之也曰言之不出者憂之也嗚呼漢以下純以言取人其孰能憂之哉

虛則明實則礙論古人之言是非若數秋毫審一已之去就不見

丘山

天子以論相為職宰相以用天下人才為職

陽貨以大夫而慢孔子臧倉以嬖人而毀孟軻貴賤雖異其為無禮於聖賢則同圯上老人命張良下取履淮陰少年命韓信出降下賢否雖異其為有激於英雄則同惟老於世故者齊其異而察其同故能無所忍無所不益

古之人以餘力學文而非後世所可及後世盡力於文而終不及古人蓋古人自根本中流出是自然之文而非強為之也行

文粹四三

八

至於有餘力則本立矣

巧言者必有愧乎其理令色者必有愧乎其心內欺其心外昧其理蓋將以為利也施之行事位則害小力大則禍深尚何仁之云

六經出於學非學出於六經

學而至於可以受用於日用中能如人意焉無有所抵牾非克已不能也而克已非學所能必積其所養之功由勉強以至於安行蓋非速成之業也吾嘗曰窮理易循理難明道易行道難又曰脩行無捷法

一身之氣隨心念而行心猶火也藏之則深用之則明苟念慮攀緣不已則一身之氣上而不下其見於形者亦病矣故曰真人之息以踵

人之情不必於為善不必於為不善而必於得得者上之所司也其所以得之者在善則相率而為善矣其所以得之者在不

善則相率而為不善矣一夫得之眾人效之風俗寓乎其中矣
孔門諸子不著書亦無功業表見於世

天下之治亂可以言命一家之治亂不可以言命也一家之治
亂可以言命一身之治亂不可以言命也孔子當周之衰父子
講詩書之學天下之亂不足以亂其家之治者也舜克諧以孝
烝烝乂不格姦一家之亂不足以亂其身之治者也

鄭衛方興而韶濩作於齊孔子安得不食而忘味縱橫方倖用
而樂正子用於魯孟子安得不喜而忘寢

洪水不能貶帝堯之治大亂不能于夫子之聖

驕奢逸豫者付權於人勤勞節儉者求治在己

古之君子窮而在下者其所言乃其所當行者也未有可言而
不可行者也古之君子達而在上者其所行乃其所常言也未有
可行而不可言者也言其所不可行行其所不可言是之謂無
君子

虞舜之樂不解其憂顏子之憂不改其樂

君憂於上民憂於下兼任君民之憂者士大夫也乃欺君虐民
竊俸祿以去自為佚樂之計于其身習以為常而莫之恤也

堯有丹朱舜有瞽叟有象有商均禹有鯀周公管蔡仲尼有
伯魚則死有顏淵則死有伯牛則死

堯舜之世公議與國論同人情與天意合

帝王之治求之我而不求之天下漢唐之治求之天下而不求
之我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蕭何作律姚崇作刑統
觀漢唐之治以此

如燈分光如井汲水愈取愈有日用日新

虞舜在上則天下人才聚於野如百川之東流自文武成康以
至於仲尼聖賢之不作者若干年矣一旦仲尼生焉且平奔騰
而歸赴也以一匹夫而四科七十二子三千之徒勢與四岳九
宮十二牧抗衡上無虞舜下無仲尼則天下英俊後何所歸哉

反觀吾身終日之間能寂然無念邪其未能寂然而念起也將
多正念邪多妄念邪推一身則足以知天下矣人知求治亂於
天下乃不知求之吾身天下者一身之積也

天下事物皆從一念中來此念初若毫端萬妻子昧之不可得
及其形見而不可掩也三尺童子指而笑之

無學則無六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學而為六經之事業仲
尼以學而定六經之文章是六經出於學非學出於六經也書
曰高宗舊學于甘盤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而後學之名立仲
尼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業而
載之於經後之學者乃以六經未作已有聖人之學孔孟以學
而觀六經故出於六經之外諸儒以六經而為學故入於六經
之中

三藏於山珠沉於淵人求而得之知所用也我藏於我未見求
而得之者不知所用邪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文粹四一三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

當治世如鸞鳳之翔于青天當亂世如珠玉之混乎瓦礫

理在朝廷則朝廷尊理在天下則匹夫尊理之所存則尊勢之
尊無以抗之

一人菲飲食而天下肥一人惡衣服而天下治一人思宮室而
天下安非一人之餘足以及天下也其化然也

有可貴之實雖使之居賤焉賤亦貴也孔孟匹夫而王公不敢
望其毫髮者何也有可賤之實雖使之居貴焉貴亦賤也桀紂
雖尊而匹夫羞與為伍者何也

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帝王之治見於事孔孟之教存其理見於事則理在其中存
其理則事有不然者

古之人禮樂之情勝後之人禮樂之文勝所謂禮樂者非禮
樂之時方將講而用之蓋日行乎四海使民由之者也講而

之是有司之事也若日月所聽會鄭衛之不如而為韶護於登降之間日月所行會淫蕩之無節而謹威儀於步趨之暫長於其實而不見其文民苦其費而不知其制曰禮樂去者吾不知其可也

護持妄念如農夫之去草自其牙孽而鋤去之則日少日無矣不然如生馬出閑不可制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預又曰發然後禁則杆格而不勝

處富貴則驕處貧賤則沮是人也吾知其無所養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無怨言伊尹自匹夫而為天子相若固有之蓋有所養也

孔子合天下英俊而講道于洙泗之間用之則取才於此入才蓋不可取於臨時者也

贊陽虎而傲仲尼慕盜跖而驕顏淵舉世罪之舉世為之孟子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文粹四十三

吾嘗見富貴者處死甚難豈非外物留之者眾邪貧賤者處死甚易非外物留之者寡邪人待物以為用而謂物為己者豈非惑邪

未嘗至其處而意之其為力也勞或告之曰不然則疑親至其處而見之其為力也易或告之曰不然則不惑學至於不惑而後可用也

世未嘗無才初不以治亂為存亡嘗為有意者用渭川之釣莘野之耕去人遠矣而商周用之有意也席不暇暖輻不暇停若近人矣而列國七八時君數十卒不能一日用之無意也秦尚嚴刻而有申商唐善聽納而有王魏齊威九合而管仲出焉一有侈心而易牙用漢武并吞而衛青出焉一有悔心而趙過用始終於治始終於亂人才亦始終應之始治而終亂與始亂而終治者亦然人君無患人才之難一好惡以求之則可以如吾之意如執左契而取之自古島有借才於異代者邪

伊尹周公正君之言真君正之實多魏證陸贄正君之言多君正之實真

世法盡是六經妙用於此領取尤勝於文字中得也

人之爲學當如飲食雖事變紛錯蓋未有一日不飲食者官品與人品不同官品一時人品萬世

匹夫耕它人食之已常飢匹夫織它人衣之已常寒士大夫不耕而食食必肥不織而衣衣必輕暖尊卑貴賤之分當然矣則亡尊卑貴賤而一於理

執有我之見真好勝之氣則賢於已者遠矣是自塗其耳目使無所見聞以爲便佞者之招也

富貴者英雄之坑奔艱難者中人之藥石

收燎原於死灰之中澄滔天於重淵之下莊子曰其息深深天地間自有六經聖人以語言模寫之耳

制人易自制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能自制而已

文章四一三

二

君子不耻惡衣菲食而耻一物之不知蓋去彼則取此也

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吾獨以爲不然夫精金美玉有目者知寶之文章之盛非賢有德者不知也處可同邪

人之爲不善亦有心欲爲而勢有所不得爲者方其不得爲而不爲疑若可與爲善必勢可爲而不爲然後知其可與爲善也

○人所親到之處或者問焉則不思而對或者曰不然則吾知其未嘗見也人有所聞於人而未之見者有問焉則思其言

以對或者曰不然而心始疑蓋未嘗到其處故也學道者亦然○人以橫逆加我我以橫逆報之人以君子長者加我我以君

子長者報之是舉天下之人盡爲君子而後吾得爲君子也○有所見者彼自爲彼之所爲吾自爲吾之所爲然養之不厚則

事會之來勃然忘之耳

境順則隨境逆則反隨則出反則歸

洪水滔天則一人而可辨天下作難而無以禦之事無大得入

則成亦無小不得其人則敗

功名之立在乎英俊英俊之用在乎選舉今也利舉取無用之文銓選立一定之法且英俊之遠而功名之不立也

諦觀世法吾道之大弊也非獨立世表有以照見之鮮有不墮其中夫攘奪則得廉耻則不得也諂佞則進正直則不進也慘酷則人畏之寬厚則侮之也富貴則人尊之貧賤則輕之也平居無事孰不為君子孰不為小人一為世法所推則反是吾今欲扶而出之攘奪在前曰吾不為得而捨君子趨小人也諂佞在前曰吾不為進而捨君子趨小人也慘酷在前曰吾不為人畏之捨君子而趨小人也富貴在前曰吾不為人尊之舍君子而趨小人也平時已定事來則應見善明用心剛者能之冒三伏之暑歷九折之途得平地美蔭而休焉豈可以久不須更而起行者懼其無所至而愛此日力也士之為學乃不然工勤苦之心而甘於逸樂其為計反出行道之人之下

萍四十三

十三

市人操網罟以入山林則終日無所得獵師晨出而日中取於市蓋習熟者知其處則得之也士欲脩聖人之道非知其處而取之亦徒勞焉耳

心易放而難收習易下而難上

人之患莫患乎有疑心君子善狀昭著則以為未必然小人罪狀昭著則以為未必然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幸也

境順則進進則逐物境逆則還還則見我

順境有坑奔逆境如藥石

錐刀之利競於心而鄙薄之氣發於辭今見於顏色不自知其不可也而它人則知之至於為其所為則亦不能知也是故君子取諸人以為善

周宣王憂懼而天下喜滕文公哀戚而四方悅憂懼非所以喜哀戚非所以悅有賢君在上則雖欲不喜不悅有不可得者

帝王之治自己出漢唐之治自法令出自己出脩己而人化之

而人不化已益脩也自法命出嚴法命而人畏之而人不畏法命益嚴也

譽其所無之善亦喜其所所有之過亦怒夫人皆笑之夫人皆為之

○恃吾之不可攻而後和可守恃吾之不可敗而後兵可用不可攻不可敗若在兵焉然兵猶是枝葉也其根本在民越王句踐與民同甘苦則行成於吳者有不可攻之勢諸葛孔明屯田渭上以木牛流馬運則與司馬仲達戰者有不可敗之勢也不如是和則為無能為戰則為一朝之忿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四十三

文

古

